

参考资料

德国快讯

2019 年第 24 期 · 总第 744 期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 · 德国问题研究所 · 《德国研究》编辑部

本期信息

德国社民党换帅，执政联盟会不会崩盘？

“北溪 2”：利益纠葛和地缘博弈之间

德国近期大事记（2019 年 12 月 11 日～12 月 25 日）

德国社民党换帅，执政联盟会不会崩盘？

12月6日，在德国社民党于柏林举行的全国党代会上，新党首萨斯基娅·艾斯肯（Saskia Esken）和诺伯特·瓦尔特-博尔扬斯（Norbert Walter-Borjans）正式登台亮相。这是战后社民党首次由两位党主席同时领导，社民党为此还专门修改了党章。在之前的选举中，现年58岁的联邦议会的左翼议员埃斯肯获得75.9%的选票，现年67岁的北威州前财政部长瓦尔特-博尔扬斯获得89.2%的选票，双重党首的支持率还算不错——在去年4月的党首选举中，纳勒斯（Andrea Nahles）的得票率只有66.35%。

2017年德国大选之后，社民党与联盟党（基民盟/基社盟）组建了大联盟政府，但联合执政至今，支持率却双双下滑。上周的最新民调显示，联盟党的支持率为28%（2017：32.5%），而社民党仅11%（2017：20.5%），被绿党（22%）和德国选择党（14%）远远甩在身后。不仅支持率堪忧，执政联盟内部存在严重分歧的事实也是广为人知。众所周知，新当选的社民党双党首埃斯肯和瓦尔特-博尔扬斯都对联盟党持批评态度，那么社民党此次换帅将对当前的执政联盟产生怎样的影响？

从两位党首个人的政治主张来看，艾斯肯强调回归社民党的本源，即劳动和社会政策，并着力与施罗德改革保持距离，提出“超越‘哈茨IV’”，“消灭由社民党自己造就的低薪阶层”；而瓦尔特-博尔扬斯除了支持欧洲团结、反对增加军备开支之外，主要对德国当前的“债务刹车”计划和财政盈余状况提出质疑，他主张增加投资，加强税收的公平性。最终作为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的党代会决议，社民党要求新任领导就特定议题与联盟党重新谈判，其中包括：将最低工资提高至12欧元、提高二氧化碳排放的价格、引入儿童基本保障、对富人重新开征财产税，以及一项为期十年的4,500亿欧元投资计划。

但联盟党显然并没有与社民党重回谈判桌的意愿和耐心，基民盟主席卡伦鲍尔（Annegret Kramp-Karrenbauer）对社民党党代会的上述决议表示失望。她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原本希望本次社民党党代会能释放出明确的信号来维护大联盟。”“基民盟忠于已经签署的联合执政协议，我希望新的社民党领导班子亦是如此。”她第一时间就拒绝了就气候保护一揽子协议进行重新谈判，“我们已经就此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谈判，现在已经进入联邦参议院程序，我们不可能再重新从头开始。”对于社民党通过财政负债来增加投资的计划，她也明确表示反对。基社盟高层也表示，社民党要求为终止“债务刹车”而修改德国《基本法》是“非常不恰当的”。而社民党要求对净资产超过 200 万欧元的富人开征财产税，这更是触到了联盟党的底线，绝无可能获得其支持。

可以看出，社民党换帅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执政联盟内部的矛盾，那么这是否会导致这一届联邦政府垮台？

按照德国法律，参与执政的政党可以随时决定从内阁中撤回自己派出的部长，并终止议会党团对政府的支持。如果现在发生这样的情况，政府仍然是存在的，只是没有了来自社民党的部长，并失去了议会多数。在德国政治中，执政联盟是党派间缔结的，而政府是由议会党团支撑，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偏差：如果社民党领导层决定退出执政联盟，而联邦议会中的社民党党团成员却愿意继续支持政府（事实上，联邦议会中的许多社民党议员的确希望继续维持当前的大联盟政府），那议会党团是否可以阻挠党派领导的决定，继续支持政府？毕竟党团是由经自由选举产生的议员组成，按照法律，他们只需对自己的良心负责，而无需服从于党派领导层。在现实中，如果党派和议会党团之间出现这样的意见分歧，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究竟哪一方的权力更大。按照德国《明镜》周刊的分析，这一次的社民党党首是由全体党员直接选举产生，因此将拥有非同寻常的授权（可以说，社民党的此次党首选举是跟随了全球性的民粹化和政治去职业化潮流），

而议会党团的影响力被相应地削弱了。因此，社民党的确有可能做出决定，退出当前的执政联盟。

但社民党的退出也并不意味着政府垮台。联盟党可以寻找另一个伙伴重新组建执政联盟，也可以维持少数派政府。在德国，要提前大选绝非易事，而且决定权并不在社民党手中。根据德国《基本法》，这需要联邦总理向联邦议院提出信任投票的要求，而在其未获得联邦议会过半支持时，请求联邦总统在 21 日内解散议会，启动大选。基于现任联邦总统施泰因迈尔的一贯立场，如果社民党退出执政，可以料想他会首先要求联盟党寻找新的执政伙伴，尽可能组建一个多数派政府，以维持德国政局稳定。当然，这在当前是非常困难的：本届政府组阁时，自民党就曾与联盟党谈判失败，而当前支持率稳步攀升的绿党显然更乐见提前大选。

因此如果社民党退出执政联盟，将给总理默克尔出一道难题，并且很可能使德国政坛再次陷入 2017 年大选组阁时艰难的拉锯博弈。

当然有德国分析人士认为，从社民党本身来看，在经历了历时数月、艰苦漫长的党首推选之后，很可能会首先寻求党派内部的稳定，因此至少在最近一段时间不太可能贸然退出大联盟政府。而据路透社分析，在新组建的由两位党主席、五位副主席，以及总书记、司库和欧盟专员组成的社民党领导团队中，实用主义者占据多数，在社民党主席团中，明确反对当前执政联盟的也并不占多数，因此不太可能退出执政联盟。有消息称，执政伙伴将在圣诞节前进行磋商。

然而，即便社民党选择维持当前的执政联盟，也只是暂时掩盖了德国政坛的根本性问题：政党格局的碎片化趋势越来越明显，联盟党和社民党这两大主流全民党日渐衰落，民粹主义政党德国选择党和生态主义政党绿党逐步兴起。2017 年大选后，战后第一次有 6 个政党进入联邦议会，而之后艰苦漫长的组阁过程突显出政党间合作的难度。从德

国政治制度设计来看，联邦总统和联邦总理的权力都十分有限，政治系统的运转几乎完全依托于党派之间通过合作与协调形成议会多数。而德国选举法为政党进入议会设置5%的得票率门槛，也正是为了避免议会中小党林立难以形成多数。因此，当今碎片化政党格局已经极大地威胁到德国政治的稳定性和效率。各政党如何更好地进行自我定位、响应不断变化和发展的选民偏好，在此基础上，政党间如何达成政治合作的意愿、构建政治合作的可能，从而通过有效的政治实践服务于选民的诉求，这是德国政界面临的巨大挑战——艰巨且十分紧迫。

根据《明镜》周刊的信息，基民盟和基社盟党首 Annegret Kramp-Karrenbauer 和 Markus Söder、总理默克尔和联盟党联邦议会党团主席 Ralph Brinkhaus（均为 CDU）以及基民盟总书记 Paul Ziemiak 和基社盟总书记 Markus Blume 已经在电话会议中达成一致，与社会民主党人在圣诞节前举行执政联盟委员会会议。

“北溪 2”：利益纠葛和地缘博弈之间

凛凛严冬，辞旧迎新之际，欧洲收获一份制裁大礼：《保护欧洲能源安全法案》12月20日经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后正式生效，强行喊停竣工在望的“北溪 2”项目。“北溪 2”是一条海底输气管道，取道波罗的海，把俄罗斯天然气输送至德国，再转运到西欧其他国家。管道总长度为 2400 公里，目前已经铺设完成了 2100 公里，还有约 300 公里，按每天 3 公里左右的工程进度，明年初整条管道就可以投入运行。

这次的制裁采用了釜底抽薪之法，矛头直指施工方。美国方面威胁说，法案生效之后，哪怕再开工一天，施工方都可能在法律和经济上遭受“毁灭性打击”，员工将禁入美国，公司在美财产将被冻结，船只也将不允许进入美国领海。“北溪 2”目前的施工

方是瑞士公司 All seas，面对可能蒙受的上百亿损失，该公司不得不低头，在法案签署次日即发布声明，马上停工。

美国表示这么做是在帮助欧洲，是为了保障欧洲的能源安全，防止欧洲尤其是德国对俄罗斯产生依赖。对于这一制裁，俄罗斯的态度自不用提，德国也反应激烈。早在法案签署之前，德国总理默克尔已表示，德国反对美方域外制裁，也不会因此撤销“北溪 2”项目。法案生效次日，德国政府即发表声明称对美国的决定感到遗憾，德国副总理兼财长奥拉夫·朔尔茨指责这是美国对德国和欧洲内部事务的严重干涉和对主权的严重侵犯，完全不像一个盟友能做出的事。社民党议会党团主席罗尔夫·明策尼希更是表达了深深的失望和愤慨：“欧盟和德国在特朗普眼里显然不是结盟的伙伴，而是有进贡义务的附庸国。”

经济账与政治考量

这里所谓的“进贡义务”直指美国的制裁是牺牲盟友博取自身经济利益，说白了，就是要挤走俄罗斯，向欧洲强卖自己的天然气。本世纪初以来，随着压裂技术的不断进步，美国迎来了“页岩气革命”，天然气产量大幅提高，2010 年左右超越俄罗斯成为世界头号天然气生产国，并由天然气进口国一举成为出口国。但美国天然气进入欧洲市场需要液化与船运，无论从成本上，还是从安全方便的角度，都无法与直接用管道输送的俄罗斯天然气竞争。发起此项制裁的两名美国参议员背后都有深厚的油气利益背景，他们瞄准的不仅仅是“北溪 2”受阻造成的欧洲天然气供应缺口，而是整个欧洲天然气市场。

俄罗斯是世界最大的天然气出口国，欧洲是其主要市场。俄罗斯从位于西伯利亚和俄罗斯北部的气田向欧洲输送天然气已有 50 多年的历史，2018 年俄罗斯向欧洲和土耳其输送的天然气超过 2000 亿立方米。欧盟进口的天然气中有 44%来自俄罗斯，其中 43%

来自俄罗斯管道天然气。“北溪 2”项目对于俄罗斯天然气出口有两方面的好处。一方面新的管道可将向欧洲的年出口能力提高 550 亿立方米，更重要的是，“北溪 2”取道海底，从俄罗斯直通德国，绕过了陆路管道，尤其是乌克兰基辅的重要节点，可以让俄罗斯省下巨额的买路钱。

当然，这同时也就意味着乌克兰、波兰等传统转运国会失去一大笔收入。作为俄气输欧最重要的转运国，乌克兰每年过境的天然气超过千亿立方米，收取的过境费高达 20 亿美元，海底管道的开通对该国绝非好事。美国对“北溪 2”的制裁，已经使乌克兰尝到了甜头。制裁法案签署前夕，新一轮俄罗斯、欧盟和乌克兰三方天然气问题谈判达成原则性协议，由俄罗斯恢复向乌克兰输送天然气。虽然协议缩水，但乌克兰至少在未来五年中得以保住转运国地位。

对于德国来说，天然气供应安全关乎国家经济命脉。作为能源转型、气候保护的急先锋，德国政府计划在 2022 年将关闭所有的核电厂，2038 年前逐步停运煤电厂。弃核弃煤带来的缺口仅靠可再生能源无法满足，天然气作为清洁能源是重要补充，需求还将进一步扩大。然而德国又是一个油气资源短缺的国家，天然气需求长期依赖进口。来自俄罗斯的管道天然气价格低廉、供应有保障，是德国与欧洲诸国进口天然气的不二之选。在天然气进口上弃俄就美，必将大幅提高德国的能源成本，影响德国能源结构，不仅阻碍德国与欧洲气候保护目标的实现，也会对德国经济竞争力产生负面影响。

摆不平的经济账背后，则是俄美欧及欧洲各国的政治考量。首先必须要指出的是，这次制裁并非特朗普的心血来潮、一意孤行。对“北溪 2”项目的反对自奥巴马时代就已开始，而且美国各政党对此罕见地持一致意见。俄欧联手是美国最不愿意见到的局面，将俄罗斯的影响力挤出欧洲一直是冷战后美国的重要战略目标。美国最担心的不只是失去欧洲市场，而是欧洲对俄罗斯能源产生依赖，从而影响到美国在欧洲的重要地位。美

国的利益是和欧洲绑在一起的，没有欧洲的支持美国在很多领域都难以成事，甚至可以说，欧洲更加自主和独立并非美国所乐见，更不用说欧洲对俄罗斯产生依赖了。

对于俄罗斯来说，“北溪”的建设不仅仅意味着增加天然气出口量和省下过路费。绕过乌克兰等国更重要的是地缘政治考量。有了海底管道，俄罗斯可以直接向德国和西欧其他天然气买家输气，不用再看途经各国的脸色，甚至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切断现有的陆路管道，而不必担心出现令自己和西欧都蒙受巨大损失的“断气”事件。这使得途经各国重要性降低，俄罗斯则可在地缘政治上扩大主动权。可以想见，尤其是乌克兰今后日子会更难过。

夹在俄美之间的欧洲

作为跨大西洋联盟小伙伴的欧洲，在俄美博弈中左右为难。面对美国的“好意”，其实欧洲也并非全不领情。与德国相比，欧盟对此事反应相对谨慎，仅表示“原则上不同意对正常进行经营活动的欧盟企业进行制裁”，并称欧盟一直在致力于使“北溪2”的运作更为透明和公平。正如美国驻德大使理查德·格雷纳尔所说，“北溪2”项目本身在欧洲也有争议，自2005年决定建设北溪复线以来，波兰等欧盟东部成员国和巴尔干国家的反对声音从来没有停过。

但欧洲有欧洲的苦衷。欧洲并非不知道能源供应多样性的重要性，也一致在努力减少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五年前克里米亚危机之时，欧盟曾一致提出未来要注重在欧洲内部解决能源问题，不和俄罗斯做生意。但利益考量之下，德国最终仍走上了与俄罗斯合作的道路。此次欧洲成了俄美能源冷战的战场，欧盟真正想要的却是，在天然气进口问题上既不对俄罗斯、也不对美国依赖太深。

德国外长马斯说，“欧洲的能源政策将由欧洲来决定，而不是美国”。美国粗暴强硬、超越领土范围的长臂制裁令欧洲觉得很受伤，也给本已风雨飘摇的跨大西洋伙伴关

系带来了进一步损害。欧洲包括德国越来越感到自身的一些核心利益并没有得到美国重视，从而更加谋求自主和独立。尤其在如何面对俄罗斯的问题上，美国和欧洲存在不同利益，俄罗斯对欧洲利益的牵动，比美俄之间要大得多。欧洲并不想成为美俄博弈中美国的工具，而是要把自主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北溪 2”以后会怎样

回到“北溪 2”项目，美国的制裁并不意味着真能让该项目功亏一篑，短期也并不能对俄罗斯对欧洲的天然气出口造成实质性的影响。俄乌欧三方协议签署后俄罗斯已经恢复向乌克兰供气，未来五年可维持现状。同时俄罗斯并不理睬美国的制裁，也正在积极寻求替代施工方案，“北溪 2”工程虽然有所延迟，假以时日终将建成。

但长期来看，欧洲在能源问题上继续面临严峻挑战。欧洲天然气的巨大缺口是客观存在的，美俄能源冷战既然已经开启，欧洲避无可避，“北溪 2”只是一个开始。面对能源安全和气候保护的巨大压力，有志之士呼吁欧洲团结起来，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但从“北溪 2”事件中也能看到，欧洲内部存在严重的利益分歧，团结恐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德国近期大事记（2019 年 12 月 11 日~12 月 25 日）

12 月 12 日 德国平等福利联合会发布了最新年度贫困报告。2018 年，德国全国平均贫困率为 15.5%，较上年降低了 0.3 个百分点。全德贫困率最低的联邦州是巴伐利亚州（11.7%），贫困率最高的联邦州是不来梅州（22.7%）。税后月收入低于 1035 欧元的德国单身人口、夫妻俩人每月的共同收入低于 2174 欧元的四口之家来说，都属于贫困群体。

12 月 13 日 为了控制德私人租房公司垄断租房市场，德国大型国有房地产公司 Degewo

九月刚把 6000 套公寓收归国有后，该房地产公司又从柏林最大的租房公司“德国住房”（Die Deutsche Wohnen）手中买下位于市内三个居民区共计 2142 套住宅及 33 间商铺，收购交易总额达到 3.58 亿欧元。

12 月 13 日 德国弗劳恩霍夫制造技术研究所机构启动了欧洲迄今最大规模的 5G 工业应用研究项目，使用新的移动无线电标准开发和测试未来针对网络化产品的应用和解决方案。该项目位于德国亚琛工业大学内，园区网络使用了专为工业应用而预留的 5G 频段（3.7GHz 至 3.8GHz）。德国联邦交通和数字基础设施部已投入 620 万欧元支持这一项目，项目所需的网络基础设施由瑞典爱立信提供。

12 月 16 日 德国工商大会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技工短缺成为 56%德国企业面临的“最大商业风险”。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德国需要来自全世界的熟练技术工人。语言技能和专业资质对国际员工融入德国企业至关重要。

12 月 17 日 德国疾病防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发布报告显示，德国近年来很多类型癌症的发病率总体下降，但由于社会老龄化，癌症患者总数仍在增加，预计到 2020 年德国新增癌症病例将达 51 万。

12 月 21 日 美国日前通过 2020 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制裁俄欧合作的“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把“黑手”伸向盟友德国。美国长臂管辖招致德国强烈谴责。德国政府指责美国的制裁措施不仅影响了德国和欧洲的相关企业，也是对欧洲内部事务的干涉，并明确拒绝所谓“域外制裁”。

《德国快讯》信息均来源于德国相关媒体，除特别注明外，欢迎转载。但敬请在转载时注明由本刊提供。

《德国快讯》半月刊
每月 10 日、25 日出版
2019 年 12 月 25 日
<http://dgyj.tongji.edu.cn>
<http://german-studies-online.tongji.edu.cn>

编辑出版：《德国研究》编辑部
责任编辑：俞宙明
地址：200092 上海市同济大学
电话：65980918，65983997
E-mail：dgyj@tongji.edu.cn